

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①

1898 年，我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遗忘的心理机制》，现在我想把它的内容扼要介绍一下，以便作为更进一步探讨的起点。文中，我通过研究自己的一次可作参考例子的亲身经历，对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这种常见现象进行了心理分析，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在这个常见而实际上不很重要的例子中，对记忆这种心理功能的错失，我可以有一个非同寻常而影响深远的解释方法。

假如你让一位寻常的心理学家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场合中我们平常明明知道的一个专有名词却一时记不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这样解答你，说专有名词比一般的记忆内容更容易遗忘。他也许还会给专有名词的这种特殊性举出其他似乎更可信的理由，但是他绝对不会指出任何更深刻一点的决定因素。

源于对某些个别例子出现的特征观察，我进而专心研究专有名词的遗忘现象，这些特征虽属特别，但在其他例子中，它们仍然清晰可见。在这些例子中，我发现专有名词实际上不仅仅只是被遗忘，而且还被错误忆起。当我们努力想忆起被遗忘的名词时，别的名词——代用名词——却进入了我们的脑海中；虽然我们立

^① 除了极少部分更改外，本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 1901 年版的。

刻就明白弄错了，但是这些代用名词却不断地、固执地影响着我們。这种再忆被遗忘的名词的结果就是产生转移现象，导致错误的代用名词的出现。我以为这种转移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心理选择，而是遵循着一定法则的结果。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些代用名词是与被遗忘的名词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的：假如我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因此对专有名词的遗忘之根本原因，投下一道曙光。

在 1898 年的那篇文章中 我所选用来分析“遗忘”例子的那个名字是一位艺术家大名，他在欧威特（Orvieto）教堂里作了一幅堂皇的壁画《最后四事^①》。我想忆起这位艺术家的名字——辛诺雷里（Signorelli），相反地，我却忆起了另外两位艺术家的名字——波提切里（Botticelli）和波查菲奥（Boltraffio），但是这两个名字一出现，我马上作出判断，认为不对。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正确的名字时，我又可以毫不迟疑地立刻认出来。通过研究何以记忆会从 Signorelli 转移到 Botticelli 和 Boltraffio，其间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联想途径，我得到了下面的结果：

- 、Signorelli 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名字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是由于这个名字被介绍的情形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我对我所遗忘的这个名字，犹如对代用名字之一的 Botticelli 一样熟悉，甚至比对另外一个代用名字 Boltraffio 还要熟悉得多。因为对于后者我只知道他是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师而已。此外，这个名字被遗忘的情形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害处，而且对我也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启发。当时，我正和一位陌生人坐着马车，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拉古萨（Ragusa）到荷杰格维

^① “最后四事”是指死亡、审判、地狱与天堂。

纳 Herzegovina 的路上 我们的话题转到意大利旅游上 这时 我问我的旅伴是否曾到过欧威特，是否看到过那幅由 ××× 所作的著名的壁画？

二、直到我忆起在我遗忘那个名字之前所谈论的话题时，我才明白我之所以遗忘是由于“新的话题被先前的话题所干扰”的缘故。就在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欧威特之前，我们俩一直在讨论着波斯尼亚 (Bosnia) 和荷杰格维纳 (Herzegovina) 两地土耳其人的风俗。我告诉他，我曾从一位在该地工作的同事那听说，该地人有个习惯，即非常信赖医生，并有听天由命之态度。假如医生不得不向他们宣告病人无望时 他们会说：“先生(德文为 Herr)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假如他有救，我知道您早已救了他。”在这些句子中，我们第一次见到 Bosnia Herzegovina 和 Herr 这几个名字与词，它们能够在 Signorelli 与 Botticelli - Boltraffio 这几个有联系的名字之间起中间桥梁作用。

三、我认为关于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风俗等，这条思路是能够干扰随后而来的思绪的，因为后来的思绪还未结束之前，我的注意力已经因那条思路而转移了。事实上，我忆起了另一件逸闻来：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愉悦视为最有价值的事，遇到性不协调时，就会陷入极度失望之中，这与他们对死亡的听天由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同事的一位病人曾对他说：“先生(Herr) 您是知道的 假如那个东西停止了 生命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当时我忍住了，没把这件逸闻的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种话题。^① 但是我还是与他继续谈了下去，同时，我把自己的注

① 在 1924 年以前的所有版本中 这里都写成“敏感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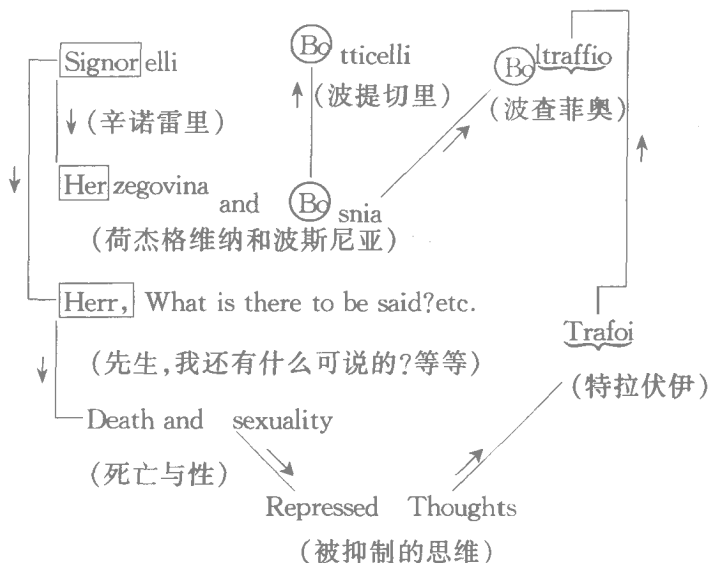
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有关的话题。那时，我还处于数星期前在特拉伏伊 (Trafoi)^① 小住时所获得的一项消息的影响之中：一位我已费尽心力的病人，终因不治的性不协调而结束了一生。我非常明白，这种使人不愉快的事件和任何与之有关的事物都不会在到 Herzegovina 的旅途中跑到我的有意的回想中来。但是由于 Trafoi 和 Boltraffio 之间的相似性，使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追忆在那次谈话过程中确实起了作用，尽管我曾有意地想避开这个追忆。

四、我再也不能把遗忘 Signorelli 这个名字视为一种偶发事件。我必须找出在这个过程中动机的影响。正是动机因素打断了我的思路 (关于土耳其人的风俗等等) 稍后又进一步影响我 使我阻止了对与之有关的思维，这些思维却又引出了 Trafoi 的那项消息来。那就是说，我已经抑制的某些事，即我所想要遗忘的。说真的，我想遗忘的，不是欧威特大壁画的那个艺术家之大名，而是别的一些事，然而这些事却跟他的名字有关，于是我的意志行为就弄错了对象，使得我特意要遗忘某件事时，却遗忘了另一件我不愿遗忘的事。不想忆起是一回事，不能忆起又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不想忆起与不能忆起的对象是同一个，那事情就要简单得多了。而且，经过这一番解释，我不再认为代用名字的出现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因为它们通过中间物的形象不但提醒我想忆起的是什么，也提醒我想忘记的是什么，而且还告诉我，我特意要遗忘某事的目的，既不完全成功，也不完全失败。^②

① 特拉伏伊 (Trafoi) 是蒂罗尔 (Tyrol) 的一个小村。

② 1901 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结束的：“我特意遗忘某事的目的并非完全成功。”

五、在被遗忘的名字与被抑制的话题（关于‘死亡与性’等等话题，于是 Bosnia、Herzegovina 以及 Trafoi 这些名词就出现了）之间的联系很是引人注目。附图采用的是 1898 年版本的图式，目的是要以清楚的图式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Signorelli 这个名字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音节——elli——就完全不变地在代用名字之一 Botticelli 中出现，而另一部分音节——Signor——则是通过解释成德文 Herr 而获得与被抑制话题之间的种种关系，但是也因此再在再现的过程中消失掉。Signor 的代用名字的形成乃是随着与 Signor 有关联的 Herzegovina 和 Bosnia^① 而产生的转移，而并未考虑其意义或音感。这样，

① 奥匈帝国过去常常把这两个地名放在一块说，好似一个字。

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就如图式所画，好似一串字谜。没有任何信息向意识表明 Signorelli 这个名字被代用名字代替的整个过程，似乎一开始就没发现 Signorelli 与被抑制的主题间有什么联系，除了部分音节或字母的相同性外。

也许下面的说明不是多余的，即一般心理学所认定的记忆之再现与遗忘的理论与我上面的解释方法并无矛盾之处。我上面所做的只是在某些例子中，把动机因素加到一般所阐述名字被遗忘的心理学因素上去，另外，也阐明了错误忆起的机制。要说明被抑制的要素，连带地控制了我们想说的名字，并使它也遭受抑制是可能的，一般心理学家们所说的遗忘理论在我们的解释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也许别的比较容易再现的名字，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在这种名字再现的过程中，被抑制的要素在不断地寻找显示自己的机会，要找到适当的状况，才能实现，这种情形是相当可能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抑制现象圆满地发生，没有引起任何心理功能上的干扰，或者确切地说，这是没有任何症状。

名字的被遗忘及其伴随出现的错误忆起所必要的条件可作以下几点概括：(1)有某一遗忘名字的倾向；(2)不久前刚发生过抑制作用；(3)在该名字与先前被抑制的要素之间，有建立外在联系的可能性。实现最后这一条件的困难度并不高，因为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只要有一点点的关联，这种可能性也就建立起来了。至于这样的外在联系是否能使被抑制的要素干扰被遗忘名字的再忆起，是否这两者之间的更紧密关系不被需要，这些问题显然要深奥得多，不易回答。表面上看来，后面的这项要求似可不要，因为即使两者的内容完全不同，只要它们之间有了短暂的联系就足够了。不过，认真研究起来就可发现，这两种要素（被抑制的要素和新出

现的要素)之间,常常除了外在的联系之外,另有一些内容相通之处,这一点事实上在 Signorelli 的这个例子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①

就 Signorelli 这个例子理论价值的大小而言,自然地要视该例子是具有典型性还是只具单一性而定。我敢断言,名字的被遗忘及其伴随出现的错误忆起现象,经常以上面所举的 Signorelli 例子的方式发生。在几乎每一个我所观察这种遗忘现象的例子中,我都能用上面所描述的方法——由抑制而引起的遗忘——来阐释清楚这种遗忘现象。我也必须提一件于我们的分析有利的观点来支持及说明其典型的特性。我认为,把名字的被遗忘及其伴随的错误忆起与不正确的代用名字没有在脑中浮现这两种情形作理论意义上的分开是没有正当理由的。^② 这一类代用名字,有的很自然地出现,有的则需通过集中注意力才能浮现,而一旦浮现出来,它们就会与那些自然出现的代用名字一样,和被抑制的要素以及被遗忘的名字之间有着相同的联系。代用名字之浮现,似乎与两种因素有关:第一是注意力;第二是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条件。我们可以很便利地找到后者,并且通过它,使得被抑制的要素以及被遗忘的名字之间的必要的外在联系建立起来。名字的被遗忘却没有伴随出现错误忆起的例子与代用名字形成的例子一样,都可以运用 Signorelli 例子中所用的机制来解释。然而,我不敢冒昧地说,所有名字的被遗忘现象都属于同一类别。毫无疑问,有些名字的被遗忘的例子要简单得多。然而我们可以以足够

① 参见本书第 15 页的脚注①。

② 弗洛伊德在下一章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谨慎的态度^① 陈述这类例子的事实：除了简单的名字被遗忘例子外，另有一种遗忘类型是由抑制而引起的。

只有 1901 年版才用“准确无误地”代替“足够谨慎的态度”。弗洛伊德在 1898 年 9 月 22 日给弗利斯 (Fliess) 的一封信中提到“辛诺雷里” (Signorelli) 这个例子发生的背景，即在他从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到维也纳 (Vienna) 的途中发生的。

第二章 外国字的遗忘^①

本国语言的常用字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很不容易被遗忘，^②而外国字则完全不同。遗忘外国字的倾向扩展到语言的各个部分，我们的健康状况与疲劳程度最先表现为功能干扰的就是我们对外国字的控制的失灵。在许多例子中，这种遗忘的例子都表现出与上文所分析的“辛诺雷里”(Signorelli)例子有着相同的机制。为证实这一点，我将只举一个具有特色的例子，即遗忘的对象是拉丁引文中的一个非名词性的字。也许我会对下述小事作一非常清楚明白的解释。

去年夏天，在度假途中，我再次遇见我的一位老相识，他是位具有学院式背景的年轻人。很快地，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某些心理

① 除了本书第 13 页有个新脚注 第 14 页注 稍有增加外，本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 1901 年版的。

② 1901 年与 1904 年版中 这儿有个脚注：“我很怀疑常用字不被遗忘这个说法。我观察过许多例子 不受限制的名字和专有名词（如‘姓’）一样，容易被遗忘。”这一点 可在第三章的例四 弗洛伊德对一位女病人弟弟的名字的遗忘）中看出。脚注继续写道：“一个人如果经常把自己与别人作比较，他就会对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产生一种抑制的想法，导致遗忘名字的发生（见第三章的例五）。最令人惊讶的例子是由雷德勒先生（Lederer）提供的……”这个例子可见于本书第三章的例五。在 1907 年版中，有关名字与字序的新章节才被加入到本书中来，即本书的第三章。这两个例子随之转入第三章中 剩下的脚注不见了。

学著作相当熟悉。我们的话题转向我们所共属的民族的社会地位上。雄心壮志的他，深为他们那一代而惋惜，如他所说的，他们只有渐待枯萎，才华不能得到施展，需求没法得到满足。“他以‘维吉尔（Virgil）著名的诗句来结束他的这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Exoriar……”在这一句诗里，柔肠寸断的黛朵（Dido）嘱咐她的后代一定为她向伊尼亚斯（Aeneas）复仇。更确切地应该说“他想以”因为他对那段引文没有把握，并想以他所能记住的变换字序的方式来隐瞒其中的漏洞：“必有复仇者来自朕之骨肉！”（Exoriar(e) ex nostris ossibus ultor 终于，他生气地说：“请别以一副嘲笑的神情看我，似乎你在幸灾乐祸地看我的窘相。为什么不帮我呢？这句诗里是有漏掉的字，整句诗该怎么念呢？”

“我很乐意帮助你，”我回答道，随即念出正确的引文：“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为复仇者！（Exoriar(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

“多么愚蠢呀！竟连这么一个字也会忘掉，顺便问一下，你自称有遗忘必有其因。我很好奇，想知道在这个例子中我是怎样遗忘这个不定代词‘有人’（aliquis）的。”

我觉得解析它有助于我对例子的收集工作，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次挑战。我说：“我只要求你，不要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把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个被遗忘的字上，然后坦白地、不加批判地把一切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东西都告诉我。”^①

“好的。那么，我有一个比较可笑的想法冒了出来，即要把这

^① 这是把隐藏着意念引入意识界所用的一般方法。参见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

个字分成两半：无 和 liquis 液 。”

“那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接下来 你又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 遗迹 Reliquien)——液化(liquefying)——流动性(fluidity)——液体 fluid)。到目前为止，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当然还没有 请继续吧。”

“现在我想到了，”他带着嘲笑的口吻继续道，“特连特 Trent)的西蒙 Simon)。两年前，我在特连特的教堂里看见过他的遗物。刚才我想到谴责那些反对犹太人的血腥镇压重又降临，想到克莱恩保罗(Kleinpaul)的著作，著作中他把所有这些牺牲者都视为救世主的化身。”

“这个想法与你漏掉那个拉丁字之前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之间并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我接下来想到了我最近在意大利报纸上读过的一篇文章。我记得它的题目叫《圣奥古斯丁谈女人》。你觉得这有什么含义呢？”

“我正等着你说下去。”

“现在我所想到的事与我们所谈的主题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请别用批判的眼光看它 请——”

“好的，我明白，我记起上周旅途中遇到的一位神采飘逸的老绅士。他实在是颇有点古人风范，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凶猛的巨鹏。如果你对他的名字有兴趣的话，我可告诉你，他叫本尼迪克特(Benedict)。”

“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说出了不少圣者与教会神父：圣西蒙(St.Simon)、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和圣本尼迪克特

(St. Benedict)。我记得还有一位教会神父姓奥里金 (Origen)。此外 这三个人的名字也都是他们的姓 就像 Kleinpaul 中的 Paul 一样。

“现在我想到圣贾纽埃里厄斯 (St. Januarius) 和他的圣血奇迹。我觉得我现在的思绪已非我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了。”

“请稍等一下，圣贾纽埃里厄斯 (St. Januarius) 与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都与日历的月份名有关。你能告诉我那个圣血的奇迹吗？”

“你真的没听说过吗？他们把圣贾纽埃里厄斯 (St. Januarius) 的血保存在那不勒斯 (Naples) 教堂里的小瓶子里。每到某一个节庆之日，圣血就会奇迹般地融化。人们非常关心这个奇迹，如果它被延迟出现，人们就会变得非常激动，就像那次法军占领本城时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当时的法军统帅——我记错了吗？他叫加里博尔迪 (Garibaldi) 吧？——把教堂的牧师请了出来，伸手指向在教堂门外的雄壮军容，让他明白，他希望奇迹马上出现。事实上，奇迹确实出现了……”

“嗯 继续下去 为什么停下来了呢？”

“又有些事进入我的脑海中来……，但那关系到个人的隐私问题 不好说出口…… 而且 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关联 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它说出来。”

“有没有关联由我来判断。当然，我不能强迫你说出某些令你愉快的事，但是那样的话，你就无法从我这了解到你为什么忘记了 ‘aliquis’ 这个字。”

“真的吗？你真的那样认为？好吧，我忽然想起一位女士来，从她那儿，我听到了一个令我们俩都很尴尬的消息。”

“是不是她的月经不来了？”

“你怎么猜出来的？”

“猜它并不难。你一直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答案。想想与月份同名的圣者们 在特定的一天里融化的凝血 干扰影响奇迹发生 强力威胁使得奇迹被恩准出现，否则……事实上，你已把圣贾纽埃里厄斯(St.Januaris) 的奇迹幻化成一幅有关女性经期的巧妙错觉了。”

“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你真的认为正是这种焦躁的期待心理使我不能说出 ‘aliquis’ 这个无足轻重的字？”

“对我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你把 ‘aliquis’ 分成两半 并且联想到遗物(relics)——液化(liquefying)——液体(fluid)。要我提醒你圣西蒙(St.Simon) 是如何进入你的脑海中吗？圣西蒙(St.Simon) 是你从遗物(relics) 这个主题联想到的，并且牺牲的时候 还只是个小孩。”

“请不要再说下去了。即使我真的那么想过的话，我也希望你不要把这些想法看得太严重。不管如何，我愿意向你承认，这位女士是位意大利人，我是和她一块游玩那不勒斯(Naples) 的，但是所有这些难道不会是种巧合吗？”

“究竟你能否用巧合来解释所有这些关联，就留给你自己去判断了。然而我却可以告诉你，每一个类似的例子，只要你着手去分析它，都会得到这么引人注目的巧合。”^①

① 这个脚注是弗洛伊德 1924 年加上的：这个小小的分析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并激发了热烈的讨论。由此，布洛伊勒(Bleuler) 尝试着用数学方法证明精神分析解释法的可信性，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即它比成千上万个未受攻击的医学“真理”还具有更高的可能性，它之所以处于不利的地位，乃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于用科学的眼光来处理心理学的可能性问题。

这个小小的分析对我意义重大，因此我很感激我的这位旅行时的同伴。其理由如下：首先，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我能够运用我平常所得不到的材料。对这本书里有关日常生活的心理功能的干扰的例子，大多数我都不不得不依赖于我自己的自我观察。我尽量避免引用我的精神病患者所曾提供的丰富得多的资料，因为我深怕别人会提出异议。认为心理功能的干扰现象只是精神病的结果与表现。^①因此，当一位非精神病患者的陌生人接受这种心理分析时，我觉得它实在很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另外，这个分析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解释了一个并无替代忆起现象的单字遗忘，因而证实了前章（见第 7 页）所述的那个原则：错误的替代忆起的出现与否，并不构成任何重大的区别。^②

①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中对选用分析梦的材料有类似的言论。

② 更细心的观察减少了“辛诺雷里”(Signorelli)与“aliquis”(有人)这两个心理分析之间关于替代忆起的区别。在后一个例子中，似乎也曾伴随着替代现象的形成。当我后来再问我的旅伴，他是否在努力回忆那个忘掉的字的过程中想到什么替代品时，他告诉我，起初他想把“ab”放进诗句里（“ab”很可能是从“a-liquis”分开后的“a”衍化出来的；——nostris ab ossibus 从我的骨肉），他接着以非常怀疑的口吻说：exonare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那么牢固，很显然是因为它是这一诗句中的第一个字的关系。当我让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 exonare 的联想上时，他便想到了 exorcism（驱邪），因此我非常坚信 exonare 在被忆起时得到的强化已经具有了替代作用的价值。这种替代很可能是由那些圣者的名字经由 exorcism 这个字的联接而实现的。然而这些并不重要（下面两句是 1924 年版新加的）另一方面，威尔森 Wilson 在 1922 年强调了一个事实，即 exonare 的强化对理解这个例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对通过流产而去掉不想要的小孩这个被抑制的想法，exorcism（驱邪）是它的最好的替代符号。我很感激这个看法，它并不削弱我的分析的有效性。然而看起来似乎很有可能，任何形式的替代忆起都是一种（转下页注）

但是“有人”(aliquis)这个例子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和“辛诺雷里”(Signorelli)那个例子之间的差别。在“辛诺雷里”(Signorelli)那个例子里,名词的忆起被不久前一股思潮的后效所干扰,并被中止。然而,它的内容却与包含着“辛诺雷里”(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新话题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只是被抑制的主题与被遗忘的名词之间有着邻近的关系,但这足以在这两个主题之间找到一个外在的联系。^①另一方面,在“有人”(aliquis)这个例子里,我们看不到这种独立的被抑制的主题,它不久前还处于人的意识状态之中,被抑制后以干扰的形态出现。“有人”(aliquis)这个例子中记忆的干扰来自引文中的题材,因为潜意识中的对立使得这个题材被抑制。这种情形可由如下解释。说话的人正在为他这一代人的权益被剥夺而悲痛,他像黛朵(Dido)那样预言新一代将对压迫者进行报复。他是这样表达了对后代的期望的。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个

(接上页注)由于固定的迹象——尽管有可能是一个有特色且富有启示性的迹象——受抑制而引起的有意遗忘所产生的。替代的形成甚至可能不是由错误的替代名字来显现,而是通过对与被遗忘的名字有密切相关的一个成分的强化而表现出来的。例如,在“辛诺雷里”(Signorelli)这个例子里,虽然我仍记不起那位艺术家的大名,但我对他的壁画及挂在画旁边的他的肖像却记忆犹新,甚至比往常我所能记得的还要清楚些。在另一个例子,也是在1898年发表的论文里,有关一次我非常不愿意做的拜访,那是在偏僻的城镇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条街的名字,但却记得房子的号码,似乎很可笑,它是那么地清楚,然而平常我却是很难想得起这个号码的。

① 弗洛伊德并不完全相信,在“辛诺雷里”(Signorelli)这个例子里的两个主题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毕竟仔细探究有关“死亡与性生活”这个被抑制的主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与欧威特(Orvieto)壁画的题材十分相近的想法。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到理查德·卡普医生(Dr. Richard Karpe)认为这儿的联系与参观欧威特附近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墓地有关。

矛盾的想法所阻：“你真的这么期望于后代？并不是那样。假如你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你已有一个后代，你现在该多难堪呀！实在的，你并不想有后代——尽管我们很需要他们来报复。”这种矛盾的想法像“辛诺雷里（Signorelli）那个例子一样，经由当时的理念与被抑制的期望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外在联系而建立起来，不过，这次它是以伪装形式利用迂回的随意方式表现的。与“辛诺雷里”（Signorelli）那个例子的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矛盾源于抑制的主题，并且导致注意力的转移。

关于名字的遗忘的这两个范例中，竟有这么多表面上的差异和内涵上的相关之处。^① 我们已经学到了遗忘的第二个机制——经由抑制作用而引起的内在矛盾，导致思想上的干扰。我认为遗忘的这两个机制都易于明白，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会不断地再次遇到它。

^① 弗洛伊德把“名词的遗忘”写成“名字的遗忘”，这有可能是疏忽所

第三章 名词与字序的遗忘^①

在考察完第二章所述的外国语字序的遗忘机制后，可能会使我们感兴趣于一个问题，即是否在我们本国语字序的遗忘上需要一种不同的解释方法？通常我们都不会奇怪于这种现象，即一个公式或一首诗背得很熟，但过不多久，重新忆起时，就会出现更改或遗漏。但是，因为这种遗忘并不对整个新学的东西有统一的影响，相反地，只是记不起其中某一特定部分而已，因此，拿几个例子来加以考察分析是值得的。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在一次谈话时告诉我，他认为本国诗句的遗忘与外国字序中的单个成分的遗忘之间有着相似的动机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他就此做了一个实验。我问他要以哪首诗做实验，他选了一首他非常喜欢的，并自认为至少能够背熟几节的诗，题为“科林斯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②。刚开始忆起，他就被莫名其妙地卡住了。问我：“旅游路线到底是从科林斯 (Corinth) 到雅典 (Athens)，还是从雅典 (Athens) 到科林斯 (Corinth)？”我也犹豫了一下，直到我注意到这首诗并未涉及旅游路线时，我不禁哑然

^① 本章是 1907 年版新加的。许多新的材料是后来版本中添加的，以下便会详细指出。本章到 20 页为止，乃是 1907 年版的最早部分内容。

^② “科林斯桥”(The Bridge of Corinth) 歌德 (Goethe) 的诗。